

站在常有堵塞的瑞金二路上,一阵烦躁,就想此刻马上能进入一片宁静之地。刚巧到绍兴路口,想起来这里有条小弄可通永嘉路,上世纪九十年代常走的,新式里弄,从从容容地走,就从安静的绍兴路穿到了安静的永嘉路。二十几年不走了,“弄堂行”还畅否?

试试看。果断拐入绍兴路,破墙开店的水果铺咖啡店也是有,但立马人流稀少了,竟然还看到了一处单开间的沧浪亭,原来的沧浪亭可是沪上老字号,从雁荡路开到淮海中路,还是飞檐门楣古色古香的风格呢,如今原址老早改弦更张,但怎么到了绍兴路这么一间小门面了?这时代机器人都出来替代人了,隔马路拍个照,继续走几步,见一弄口,毫不起眼的灰色新式里弄,应该是这里,是否?是!二十多年前的时空记忆确定,是这里。走,再走,小径收窄,但见笃底一方小路口,对了,就是这样的,不露声色地拐弯,两人行宽的夹弄,眼前红砖墙房子出现,右拐,弄堂宽起来,那个熟悉的弧形铸铁的西班牙式小阳台现身,底楼院墙里探出密密丛丛的枇杷果子,虽然左腿行走不便,可是

上海街区的隐秘路径

吴基民

也情不自禁雀跃,浮现当年从南昌路经过茂名南路到永嘉路再穿过大弄小弄,轻轻巧巧就到了绍兴路的影子,这么想着永嘉路已经到了。这条其实清晰分明的小道此刻似乎私家隐秘通道一样,在密密的大城市缝隙里让人透气,也似穿越密林的阳光一样,筛出一道道透明的金色。和如今封闭式小区,和街区多隔离的新城市规划相较,早先的城市规划是比较街区化的,一般不设弄堂铁门之类,街和道和居住彼此交融,所谓前店后工厂,前门后门,大弄套小里,大马路小街道,而且并非必然的直线直角的划分,斜线有之,弧线有之,拐弯更有之,曲径通幽倒是一种常态。出生成长于远离市中心的嘉定西门,老街老宅老公房,我们小孩子也通晓彼此之间的隐秘通径。少时去项泾桥头的老虎灶泡开水,天色若不晚,我喜欢从项泾西街的一个黑漆门洞进去,穿过两进老房子,到底一个门洞,右转一截不算路的小路,其实不过竹篱小径,没几步就转到了离家近的一个新村,再出来,就到了家门口的水杉泥地。一路还可看天井里的井,晾衣裳的丫叉头,



夏天 (中国水墨) 丁小芳

忙家务的面熟陌生的阿姨爷叔,感觉提着热水瓶走路也轻松了点。曲径的尽头不一定花木禅房,却在过程中展露日常的细节褶皱,成为自身生命记忆的有机组成。也许少时于城市(镇)小径穿梭的感受一直潜伏于身体深处,成年以后依然情有独钟这样的城市褶皱,走进去看看,打开来看看,似乎能行走于笔直大道探得城市的细微,也能收获寻觅之乐。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,有一阵每周一次去上音公寓楼的林先生家上古琴课。两条路:一从淮海中路到汾阳路复兴中路口,右拐即可;二是自南昌路到襄阳路,穿过一条不



起眼的小弄堂,转几个小弯,出去即汾阳路。喜欢第二条路线。那条小弄堂极细小,楼和墙之间的夹缝,走到底,才渐渐看到居民宅子,一路均极窄,真感觉游走在城市的缝隙,往来者亦不多。几年走下来,仿佛在此片街区有了一份私密小地图。每个人心中大抵都有份城市私密小地图吧。比如从肇嘉浜路口过一段弄堂,去某三甲医院会近一点。比如从巨鹿路一处里弄可到延安中路……这个比如的名单可以一直延续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几乎天天要去嘉善路菜场,南昌路、陕西南路、复兴中路,最后左拐入嘉善路,此为大路。当然穿小径啊。从南昌路某处小小的门,进入陕南郛,大路小道,几幢楼一转,就到了陕西南路口,楼下来就方便多了。当然,每次还可以看看陕南郛里的居民日常,通常老早子汽车间的平房住户夏天门户大开乘风凉,老楼房里的则少见人影,多见树荫。

出行坐车久了,但凡有穿街走弄的机缘就会高兴。前几年初秋和同仁一起去愚园路采风,那天有街道工作人员陪同,带我们从愚园路的弄堂进,到底右拐穿过一条公房和里弄间小道,穿过飘晒着的衣被,直接就走到了江苏路口的当年傅雷夫妇所居寓所,虽然大门紧闭,透过门栅栏,还是能看到老房攀援着的藤蔓。这一路脚步情不自禁欢快,如果有块小石头,很愿意像小时候那样踢一脚呢。在车流不息的大马路边上,这些沉静的日常市井,藏着多少现实和历史的幽邃深



夏天,一个滚烫的词。热浪无孔不入,躲到哪里避暑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和关注的焦点。高海拔地区的确是避暑胜地,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愿抵达,毕竟现实条件不允许,总要被生活所羁绊。要想熬过漫长的炎热季节,就必须从长计议,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。

目前时间相对比较自由的我,看似可以任意行走,择清凉之地而居,实则身不由己。很多时候醒不得在闹钟响起之前就醒来,然后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行,直到华灯初上或夜深人静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。为了柴米油盐,为了不那么快就被社会淘汰出局,为了不知结局会如何的理想追求,我只能不停地奔跑,承受着各种难以言说的无奈。活于尘世,面对艰辛和酷暑,我们是无法逃避的。既然如此,何不淡然一些,在闹中取静,在繁中取简,在苦中取乐,在热中取凉,让紧缩的心舒展开来。

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下,要制冷真的轻而易举,比如最常用的电风扇和空调,可这只能带来片刻和局部的清凉,根本挡不住来势汹涌的盛夏。生来与茶相依的我,可以用茶取暖,也可以用茶驱暑。世间

小说家在小说之外说的话,大都不太可信。同样,帕穆克说,丹穆若什教授是世界上读书最多的那个人,这句话只能姑妄听之。就算我们可以相信帕穆克表达了一种真诚的赞美,也应该明白,虽然“多读书”是值得鼓励的,但是“读书多”,就像“赚钱多”一样,并不一定值得夸耀,因为我们都有机会见过一些读书很多却把脑子读坏掉了的人。

相较于他读书之多,更令人佩服的是丹教授做成这么一件事:2020年,在哈佛大学自建校以来第一次停课期间,他用隔离在家的十六周时间,每周五个工作日,写五篇文章,评论某一国家或地区不同历史年代的五本书——不是泛泛的介绍,而是每一篇都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、心得——如此这般,通过遍布世界各地的八十本书,在他的书房里完成一场环游地球之旅。

这个惊人的壮举迅速得到了世界各地的响应,在丹教授开始写作之初,各种语言的翻译工作相继启动。我的学长宋明炜教授主持中文版的翻译。这是一天之内组织起了一支相当出色的翻译团队:有资深译者,有留学海外的年轻学者,还有在国内大学里教英汉翻译专业的老师。我这个业余译者也应召入伍,忝列其中。

就这样,丹教授在他的书房里一篇接一篇写,我们这个散居在上海和世界各地的团队一篇接一篇翻译成中文,然后,一篇接一篇在《上海书评》刊出,最终如期完成了“八十本书环游地球”。又经过了很长时间,从原文到译文都有反复修改,还有篇目上的少量撤换调整,成为《八十本书环游地球》这一本书。真的可以这么讲,这本书从最初的写作、翻译、发表到最终的编辑、出版,已然构成了一

兴。前几年初秋和同仁一起去愚园路采风,那天有街道工作人员陪同,带我们从愚园路的弄堂进,到底右拐穿过一条公房和里弄间小道,穿过飘晒着的衣被,直接就走到了江苏路口的当年傅雷夫妇所居寓所,虽然大门紧闭,透过门栅栏,还是能看到老房攀援着的藤蔓。这一路脚步情不自禁欢快,如果有块小石头,很愿意像小时候那样踢一脚呢。在车流不息的大马路边上,这些沉静的日常市井,藏着多少现实和历史的幽邃深

万物,都有两面或多面性,只要选对,它就能散发出我们所需的功效。同样是喝茶,不同的时辰,不同的地方,不同的心境,所选择的茶也应该是不一样的。夏天,气温高,导致人的情绪波动很大,会烦躁不安,且易怒。这个时候,就应该选择性寒的茶,人们普遍在喝的

茶杯中的无限清凉

何永飞

绿茶就属于此类。绿茶的种类很多,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,云雾茶、竹叶青、龙井、铁观音、碧螺春等都是有名的绿茶。当然,也可以选择普通的无名绿茶,所谓茶如人,有名未必胜过无名,适合自己口味的才是最好的。所有的华丽标签都值得怀疑,所有的质朴无华都值得品味。像我,更喜欢喝没有任何头衔的散装绿茶,其加工简单,一炒一晒即可,感觉上面还完整地保留着大自然的气息和阳光的味道。

如果对真正的茶喝不习惯,也没有关系,还可以选择与茶沾亲带故的种类,比如:蒲公英茶、菊花茶、金银花茶、柠檬片茶、薄荷茶

个文学事件。虽然对于上海来说也许太微不足道了,还是有必要顺便说一句:在这个文学事件中,上海又充当了连接世界的端口,就像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,在上海很快就可以看到全世界最新公映的电影。

当然,作为这一文学事件的主创者,以八十本书写成一本书的丹穆若什教授理应得到高度的敬佩和赞誉。在世界各地经历过疫情的人都会明白,一个人在这种特殊状况下完成这样一件工作,真的非常了不起。

而在背后推动、支持丹教授完成这件工作的力量,来自全人类共同拥有的“世界文学”——在早先的《什么是世界文学?》一书的导论开头,丹教授援引了歌德于1827年提出“世界文学”概念的一谈话:“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回事,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。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。”后来,马克思和恩格斯在《共产党宣言》里预言:“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,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。”现如今,从八十本书到一本书,丹教授也为“世界文学”作出了新的贡献。

如果说《什么是世界文学?》作为相关专业的必读书,是面向专门的研究者和学习者的,那么,《八十本书环游地球》则是面向所有人的。多少有点令人惊异的是,你在这本书里几乎看不到什么专业术语。要知道,对于一些常年置身于大学课堂和国内外学术会议的学者来说,要他们说三句话不用一个术语,可能比不让他们说话还要难。丹教授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讲述八十本书,让你可以把这一本书也当作一本文学作品来读,由此去读更多的文学作品。

中,可以观察到这个城市的内部缝隙,是不那么包装化景观化的内在,满满偶得随性的趣致。这些缝隙的存在是个人和庞大的城市之间的一种私语,一种慢慢产生温暖而熟稔的可能。这样的时刻,大城市的肌理就不单单只是大楼大玻璃窗大马路大宅子等,它是袅袅青苔的墙,斑驳翘裂的水泥路,飘在风中的被单,这些比巴洛克柱的小区门楣,宽到过马路要翻两次红灯的大道,修剪得整齐划一的绿化带……更让我觉得自己是城市的一分子了。

等,它们都是消暑“神物”,经常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场所,备受欢迎。

独坐,沏一杯绿茶,临窗,或在树荫下,或在闹市的每一个角落,不知不觉就与炎炎夏天拉开了距离。茶叶在杯中沉浮几下就安静下来,随之安静下来的是整个世界。那些杂乱之事,那些莫名其妙的烦闷和火气,都被浇灭,身心感觉异常轻松和超然。谁也不想不到,热气腾腾的开水会从小撮绿茶中掏出无限的清凉。细细地品着杯中时光,要让思绪驰骋千里,要么阅读一本精彩的书,要么陶醉于一段美妙的轻音乐,要么脑海中空无一物地发呆,都会惊奇地发现,人生原来可以如此悠闲,如此自在。

其实,夏天并不可怕,热浪再怎么入侵,都难以压垮一颗保持足够平静的心。当行走得气喘吁吁之时,我们不妨暂停脚步,稍作歇息,喝一杯茶,不问高低优劣,让清凉遍及滚烫余日的里里外外。

十日谈

心静自然凉
责编:殷健灵

单位有一个与天地自然亲近的大院子,让我有回归乡村之感。